

同日得此印



咸豐二年壬子秋九月十三日得此新
安汪氏
咸本於歷下



黃勉齋先生文集序



百家多畔道之言故其文雖瑰
異動人而不可信六經皆載道
之書故其文雖質樸無奇而有
可傳得六經之道者朱子也得
朱子之傳者黃子也發而為文
皆可經世而不知者或以為僞
者空言多補實用是豈嘗讀其

文而考其人論其世而求其功
乎黃子生於南宋艱難之際而
官於江淮邊鄙之地其他古勿
論仕皖人也即以皖言之寇破
光州沿江多警居民震懾保障
為難而公修戰守之備築城營
堦人賴以安此豈非生而言即
可起而行見諸文即可措諸改
乎惜其所用未竟不合引歸老
其學於講壺臯比之間論其道
於語言文字之下而徒令後之
學者以為是集也六經載道之
文也亦可慨也

建寧郡守桐城後學程仕謹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目錄

第一卷 卷二 書一

書一

第二卷 卷三 書二

書二

第三卷 卷四 書三

書三

第四卷 卷五 書四

書四

第五卷 卷六 書五



書五

第六卷

卷七書六 內空缺二葉同

書六

第七卷

卷八書七

書七

第八卷

卷十書九

書八

第九卷

卷十一書十

書九

第十卷

卷十二書十一

書十

第十一卷

卷十三書十二

書十一

第十二卷

卷十四書十三

書十二

第十三卷

卷十五書十四

書十三

第十四卷

卷十六書十五

書十四

第十五卷

卷三十六判詔

此下卷九為与李夢間書五首
茲存失去

以下五卷原存缺佚

宋本卷三十九卷四十各判文
均在此卷中但篇目略有出入

判語

第十六卷 卷一

詩

第十七卷 卷十七 銘記

銘記

第十八卷 卷十八 記

記

第十九卷 卷十九 序

序

第二十卷 卷二十 題跋

題跋

第二十一卷 卷二十一 啓

啓

第二十二卷 卷二十二 婚書 疏 青詞 祝文

婚書

疏

青詞

祝文

奏狀

第二十三卷 卷二十三 擬奏 代奏 論

擬奏

代奏

論

第二十四卷

卷二十四 講義

講義

第二十五卷

卷二十五 講義

講義

第二十六卷

卷二十六 經說

經說

第二十七卷

卷二十七 策問 公劄

策問

公劄

第二十八卷

卷二十八 公劄

公劄

第二十九卷

卷二十九 公劄

公劄

第三十卷

卷三十 公狀

公狀

第三十一卷

卷三十一 公狀

公狀

第三十二卷 卷三十二公狀

公狀

第三十三卷 卷三十三行狀

行狀

第三十四卷 卷三十四行狀

行狀

第三十五卷 卷三十五誌銘

誌銘

第三十六卷 卷三十六祭文

祭文

第三十七卷 卷三十七雜著

雜著

二月十七日依常刊本校其卷第詳記如左

傳增相謹志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目錄終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一

不書一

與晦庵朱先生書



翰侍親幸安病餘倦乏無他往還番閱舊書不敢自廢向日看書獨盤誥殊未通今始玩繹侯異日求質正如盤庚上篇疑是誥戒有位者之辭蓋將敷于民由乃在位者始此史臣述經之大旨自盤庚遷于殷至底綏四方乃史官總述民不願遷而盤庚自以其意言之如此以起下文誥戒有位之言其如台以上是民不願遷之辭

卷一

卜稽恐當為句絕言先王嘗以卜稽其疑而龜筮之辭云云也其他曲折未能盡述此乃向日最不通處以此讀之稍成倫理然亦未知其是
否又看大學中庸易傳循環讀之乃知人心持守常欲明覺然義理未通貫則羣疑塞胸觸事面墻所謂明覺者殆不足恃朋友猶以辨析已甚為疑恐卒墮於滅裂鹵莽植索塗之地也
林可在帥書院自謂艾軒嘗以盤誥授之以不欲見帥故不得亟見之俟其罷局當叩其曲折但謂康誥為周公攝政時書故稱朕其弟則

於王曰之辭無所當矣特恐其他或有長處也
三哥比得書意思甚佳蓋天姿之美詩禮之訓自應若此幹以來歲彼中不招館客欲得朋友相切磋遂欲開歲四五日即離此適得彥忠書
聞欲來春歸尋地季通蔡丈亦同行恐其至此無他深密相識勢須少候已與之約二十日不到此幹當即啓行不審尊意如何
書稱主管徽猷先生又有
歲晚天寒之問

幹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粗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留心於此亦居家

職分所當然者間有親舊之子為之授句讀解
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
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
自為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
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翰大要且勉令立志其
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
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
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
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為可慮耳警勵之
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

甚前日偶出山間及歸之日館中諸友忽為大
帥斥逐翰亟遷以歸朋友十餘人有居鄉者率
無僕隸大為吏卒所辱反覆自省無一毫得罪
者涼薄自合至此闔門引咎蓋無見幾之明無
辟世之操所以至此其他曲折不足瀆尊聽至
此益思平日獨介未為失也後數日履常乃以
簡來別為占一僧舍令遷居之翰雖至不肖亦
何至一旦食嗟來之食再拜謝之而已林擇之
丈欲招周醫為古田丞療病適周有公事在直
司林丈與履常謀使虞候傳語職官令早為結

絕蓋欲周之亟行也訟者執其人以為教唆其
人以實告諱履常不言而專指揮之帥大怒杖
虞候而逐之擇之以此勉榦使勿以帥不禮於
人為意榦却欲以此勉擇之以早為去就毋數
招人不禮為辱也林丈乃欲以嬉笑處之是或
一道也此紙告焚之勿以示人近日事多出不
測更莫曉其意自反以求免禍而已喪服偶此
人行急後便錄呈大畧司馬公不言冠之有武
其制若何齊衰武纓用布今不言則無以別於
斬衰矣衣領正方疑是安項處三面皆方斜裁

而下謂之方則當有曲角處不但如今背子領
也衣袂相屬處長短皆齊而聯縫之無空缺處
曲裾以一幅布交解裁之為兩條上闊下狹綴
之兩旁如燕尾然非兩條相沓如燕尾也故深
衣溫公注中云或謂之圭者上狹下銳指一條
而言也謂如燕尾者兩銳相向揔一身而言也
今人以四條綴兩旁如兩燕尾然則失之矣未
知是否榦過此尚百日便圖趨侍世路險巇人
心頗僻捨先生將安歸新居聞見締創異日若
得結茆附庸其側為朝夕依歸之地則幸矣潘

丈誌文得與朋友拜觀令人慨然念之真高世之士也家兄卜築小菴先墳之側一往輒旬月庶幾可庵之風矣賜書旦夕附往後便或可拜

謝

此書稱主管修撰即中先
生又有秋高極涼之問

翰同二姐領兒女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賴尊茆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懽喜蓋累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苧溪得為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涼深慰愜蒲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

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翰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正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翰荅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為他理會况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寬抑安能不為之動心帥却云只令經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間人吏群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

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為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嗚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羣愴彙征不知子為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間否榦一兩日人事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奉：幸甚

榦侍旁幸安偷閑溫習比去歲差得暇耳聞祠

命已下竟遂閒退之志學者之幸也此間朋友數人亦難得志尚堅苦者反顧年不後人只有痛自點檢耳蔡丈想不久須到意思歛退就實殊可敬重相聚不款別去深用懷想膚仲地未入手有準備者近特溯流為圖之又為他人所先其人乃無心得之地之難圖如此不知大哥寔宥有定所未邪蔡丈為膚仲言閩清一穴極佳膚仲之力不能辦不知先生肯遠就此否榦少稟劉仲則來訪云渠見攝帥幕帥於同列多不相下幸憲又非能下人者一旦有隙則禍有

所歸渠欲得先生道其姓名於奉憲翰與之有
世契不能辭可否幸裁酌

仲則相訪已悉以尊意達之仲則近已得鄉樞
薦章劉邑長終是清勁明決郡官有章司理者
極曉事趙司戶者純粹皆可喜章司理以小生自
為帥斥責對移自是僚屬皆束手莫敢任事喜
怒之不可不謹如此先生將漕之命恐是廟堂
決意欲行三州經界其勢亦恐難辭果爾鄉邦
不世之遇也尊體小、不快想亦無甚害翰身
為人束縛不能走侍不勝慕戀之情七月初便

當一出書會人情不美自是初以為貧而受之
既而以親戚尊長不可辭若無閑事出入應接
則在我者得盡其職在彼者亦自無辭以相怪
受人子弟而不免出入則彼雖未形之辭色而
此已惕然不自安矣若必曰但據自家任便出
入彼不足恤則非翰所敢為所幸止有百餘日
耳人情不美不足怪最苦是有妨日力也朋友
往還十餘人實用力者一二耳又多相遠不得
朝夕講切然自省之功亦不能全恃他人也朱
曾叔兄弟今亦到此通老知丞文過終是篤實

可愛可重想不久須造席下偶李簿行附此
榦初八晚已抵侍旁老幼幸無恙更留二十餘
日方可吉歸一房兒女久勞撫念重以為媿家
凡此間亦能盡職俸雖薄亦足奉親凡事只得
逐日驅遣不暇為異日謀也特老人於榦一房
尤所鍾愛甚欲令挈為此來亦俟相度事勢如
何耳過玉山六七舅已為古人生平意氣不凡
雖欲為生產之計亦無所就客居茆然殊可傷
悼玉山境內彌望如赭塘井盡涸三衢粗勝聞
尤甚此數日雨意不成細民嗷嗷良可念也

鄧子禮尚留此九月可與之同歸

此書稱主管
修撰先生乃

八月十日書也

榦以初八日抵侍旁所幸尊幼皆安親老尤安
健稍足自慰家兄以近制成資須得部符乃聽
解罷已遣人料理未回解任須在八月初復以
乳婢感冒不能行未可即登途度歸計須在此
月末抵建陽須當暫留恐雙溪有妨縣官醖飲
則近市別得一小屋亦佳望屬儲宰為預謀之
家兄歸計及奉部之計未知所濟已懇一二親
舊為假貸之策過上饒趙守亦許以歸日相周

旋但未知所假足用與否亦且只得挨去看如何休致不允之命想縣離後三兩日即到再上之章想已遣行楊子直劉智夫皆在此遷延避暑且候近兵蓋以近日有臺疏言過家上冢宿留不行者皆為故稽君命其意指林和叔樓大防而言故諸公皆為遷延中道之計而不敢過家上冢矣田子真之語或者謂其對人稱許止呂秦之事果爾亦可謂輕率之甚也然指斥如此乃得罷去稍涉權要遂至遷謫輕重不倫豈所以為尊君哉汪季路之罷蓋以臺官先論孫

元卿袁和叔陳武三人考校涉私有錢原者臨安人家巨富偶試屢中故三人者遂坐此誘李路為之辯析故臺論併及之別無他罪但以臺諫論事不當復辯矣楊元範遷祭酒蓋亦自覺其已甚而能自悔同列以其有異意故去之張鎡乃昌黎莫逆與其兄爭分業張鎡主昌黎而其兄主王德謙元範乃論張鎡罷之此所以為異意也黃元章除殿院蓋實嘗與昌黎有雅好但黃亦善人想亦不敢為已甚也昌黎麻辭甚褻雖其祖之功莫能過中有一語初云獨成與

子之功余揆貼云力參與子之功昨聞詔語亦
貼二三字如此則余豈能久安相位哉余鄭皆
非能久安者何公舊物之除意或在此也鄧千
里昨日方到此則云欲褫餘干職名故以囑何
公耳但諸賢豈能皆自保哉道學之圖聞高文
虎之子所為又有一圖云右道學則以鄭惠叔
為首楊元範次之以其助佑道學也高文虎短
喪之請復有一劄乞置都虞候如監軍之類以
上所親信為之庶幾可以相繼而無專兵之患
或以其意蓋主王德謙也其無知敢於欺君黨

惡乃如此吳斗南有書力排短喪之議然吳斗
南已彈冠而赴架閣矣其不變而從者幾希近
日所聞大抵如此無可言者年穀大熟可以寬生
靈旦夕之死未知造物竟何如也拜侍在即
辭職休致之請楊子直劉智夫皆以為可以已
之子直以為不已則亦當婉其辭但力言辭受
之義而不必他及智夫以為不已則受職名而
後求休致翰以謂子直之說近是而智夫之謀
甚踈要之二公之論皆主於畏禍翰謂禍不足
畏但使吾之所處者一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

聽之天命可也。詘道以畏禍，非也。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事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似可以質諸聖賢而不惑矣。智夫之論不足深怪。子直素稱學者，然其言論操守矜持嚴整，而考其用意，皆出於畏禍。此所謂同行異情者。與之語，殊使人駭笑。自謂今日之事，全出其力。蓋當初欲行遣二三十人，某為之首，却被某輪對為平。其論許多事，都蓋抹此非。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乎？又言先生不可復論事，但婆婆山林以聽之。且云：晏子以其君顯，這個人亦

崔杼之難，他都不管。蓋人主又之，主管他做甚。其議論大率如知有君不知，是何見識。如此且此，亦更不見州郡及賓客低聲之。已臨其頸矣。故至此，亦但一見。且云：京之客有趙善括者，朝夕唱說謝之為人甚深。鄉者主謙仲排謝實教之，二人皆非可託。恐先生通深防此輩也。都下人想已遣矣。起居之祥，且聞有感冒及齒痛之苦。

不安然終年常覺如此恐亦應酬勞
念欲趨侍終是以舅氏之命不欲重違
徐龜之看如何資稟拙鈍於古人文
曉於今之程文又不習隨隊一試亦擾
得寧靜家兄將樂之行以辟書上日
老幼以辟書下日為期自是從師奉
便不勝幸甚翰試後倦憊且朋友畢
冗偶趙丞行拜覆草率此書稱修撰
鴻慶郎中先
列薦之地於富沙語鄭子仁云翰當為之

遊談諸司聞其說蓋云呂仙遊雖與呂子約為再
從兄弟然其議論趨向絕不似子約可嘆可嘆名
家之子不能安分求榮得辱其褒也乃所以為貶也
翰去歲扶護還家家兄相謀葬地告以蔡丈所
遷穴只是蓋得不密地中雖有水痕而所藏之
未兩年尚發青牙此可見地氣之煖家兄不從
乃自見行視數處皆全不成形局後乃注意兩
處其一號庵前其一號後窰庵前却在舊墳包
內止是山包向裏却於山背開穴形尖勢反風
氣宣泄土石頑礦後窰乃在背逼窄反逆又更

全不成地頭此兩處雖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
家兄執之甚堅其說以為合宗廟水法及親舊
如膚仲景思謙之孝忠溥之諸人來說即以無
風水無禍福却之以為蔡季通信風水和說故
有身竄子死之禍惟呂東萊真是大賢見得明
白諸弔力以為言則欲委而不葬見其所執之
堅如此決欲以六月十六日葬庵前穴內舅氏
勸其併舉先人合葬及開壙見欹側之狀方惻
然欲寬葬期以去歲曾用磚結砌兩處作兩小
壙試其可用與否及開庵前一穴則滿穴皆臭

水不可近恐其說之不勝遂開後窟一穴偶山
燥無水遂決以為可葬目下用工開掘其地頭
全無可取全不成形勢但欲幸其說之勝而不
思親體之安但以為無水而不思水之外尤有
可慮所幸葬期尚寬猶可商議但家兄既堅不
用蔡丈之穴以為便試得無水亦不可用則無
復可言者矣日夜思之心神昏亂無以處此以
兄弟論之則止得順從以父母遺體論之則人
子之心實有所不忍以目前未葬論之則不可
以不速葬以既葬而有水蟻之患論之則不如

緩葬之為愈。弗長上之意。以不葬其親。其名固
不美。欲兄弟之歡。以虧父母之遺體。其實又不
安。智識淺陋。莫能決此。欲望先生為熟思之。賜
以一言。若以為可從。則止。得俯首聽命。若當熟
諫。則亦乞先生反覆為家兄言之。以釋其惑。幹
亦率親故力言之。少遲一二年。以俟其定。望先
生為斟酌之。存沒均受大賜。

幹罪逆不孝。二親已畢葬事。音容永隔。痛慕何
窮。葬非其地。此心如割。每一起念。不如無生。以
尊長之意。止有抑遏含忍而已。辱存撫之。至不

勝哀感。適此痛苦。復迫隆冬。病軀為寒氣所襲。
輿病還家。復聞後山蔡丈之訃。拊心號慟。累日
不能已。該博通達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以是氣
疾轉甚。累夜不能就枕。多服踈導藥。如紫蘇香
附之屬。方少瘥。念欲即走侍師席。以病後尚怯
寒。更旬日方可離此喪禮。旦夕嚮往。拜呈其條
例。先具別紙。乞先入思慮。只條例定。則其中小
小曲折。易整頓矣。扶病拜覆草。

此書稱侍講
先生十一月

十九日
書也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懷念及得此

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為恨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疏亦是一事也翰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為懼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于讀書存養不至全無着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个人物故

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翰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顧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冒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辨且自言其平生仕官視幸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

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却勝似
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凡輩仲
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素
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
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藁則又止似
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
入幽大為失計讀書似得踞運漸直亦勉其再
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
漸律貼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
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

率之看其久如何耳此間曲折楊丞能言之
不敢縷、此書稱致政待講先生五月朔旦日
禁大率與公劄事目一別稟問及同慶始祖墳
已見第四卷不錄於此

宗奉此首
別為一景

與辛稼軒侍郎書

翰拜違凡烏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
之念以是愚賤之跡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
意乃得俯伏道左以尉拳、慕戀之私惟是有
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造謁坐局不敢
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
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
得以尽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
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閑為念不以家事
為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

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為明公
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主大功於外者內不
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
相則克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
如弋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殺佞諛滿前橫恩四
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
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
厚揉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
大長者為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
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然不復有生
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
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
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
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為明公用者無其人
也內之所以用我与外之所以為我用者皆有
未滿吾意者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

書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翰只得僕之入京為調官計漕幕之請全無來
歷大抵皆出於豐公之意臨別猶有不忍相捨
之狀其拳拳於胡公之意厚矣非所以相為謀
也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說明德參考
如克明俊德以至於光被四表懋昭大德自昭
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個明
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讀書只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不是小病痛更望與諸兄審之今有疑義更無扣問處只得依見本看但恐終無味也此事未易言相聚時只說閑話過了都不曾得攻擊也西銘今看了三十年來血脉文理終不能得通貫近因道間與黃伯新商量方覺有歸着異日須作一段說破錄以請教也所疑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亦將虛靈不昧言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

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翰差遣定後更相度尋一相聚非紙筆所能盡述也

翰自南昌行至上饒忽動家山之興慨然南轅意欲且留家間遣人求一差遣及抵家米價大貴家間典質已竭只得且解囊中以濟其乏而急走中都求見次以濟之方思賢者山居之樂苦節而無求於人真長策也大學首章舊說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爲明德今解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爲言故鄙意欲合內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無所考正姑守

今說為得其本異日出見更高量也幹求靜處而未可得秋涼或走見不知可遂此願否幹以是月三日交賤事縣道敗壞之甚其勞又倍於臨川獄訟更不堪開眼財賦赤立亦只得判身判命硬着脊梁擔負前去更兩三月後當亦少定所可喜者無臨川奔走臺府之勞可以終日坐曹耳得徐兄肯來甚濟事亦更少得一兩人同理會事不知東湖有可那得一入否要得仙鄉或九江或西一人乃佳蓋質實耐辛苦且是甘苦父職事要一人主之也此最急者望

宋本空缺
墨筆補
湖字恐非

留意旬日內得之為佳茂欽運幹煩致意未及拜狀趙簿為此間謝公所持官會事計使似亦疑之更望同茂欽力為言其決無此事也新淦趙簿竟不免小小得喪亦何足道然世事可歎者未易言也幹交事已半月矣又以其衰老之身日與頑民為閤何益於事而徒費心力深可歎也黃兄且留在書院一兩月後試之以事自有以處之也胡伯量得近訊否余國秀得書未及報且為致意本縣縣丞王其姓者特一畏懦之人耳昨以憲使差慮囚遂以權縣為詞乃蒙憲

使對移豐城簿欲煩一言得其復職幸甚承乃鄉人亦無一日之雅特以同官之誼不忍其至此又不敢為白之憲使望為宛轉幸甚恐憲使未欲便改則姑遲旬日亦不妨也望與茂欽兄同為致力也

翰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却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却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

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為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却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翰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為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

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抹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為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為人何者為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為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拂外間傳

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為幸忽聞有此為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遊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尤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為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幹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々甚感贊助之意但
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為念此吾儒分內事然
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
也職田之狀想已為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
幹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
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
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為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
望契兄為袖以達漕與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
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遊談為幸姚君用提
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

此則可矣况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
邪韻人草々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幹受納裝綱百役俱起夜以繼日無頃刻寧苦
不敢辭白日真可惜又苦目昏如此役々良可
笑也計使每得書憂民之志甚切但精力不逮
殊可念惟司直有以助之為幸

幹聞旆從同計使巡歷想必經此又得承教為
幸亦誠不可不一至章貢南安也他悉容面言
少稟昨所招敢死軍十戰死八九所存者一二
耳州郡所至不加存恤緩急何以使人有胡以

迪者經由此欲赴漕臺陳詞得為行下照李帥
元行下支給請受免使流離道路為幸國家財
物其他妄用以充苞苴供飲宴都不計較至於
執干戈衛社稷之人却偏去減削殆不可曉又
有臨川寨兵黃斌事體一同併望介念姚幹已
書滿考合尖竟不可得亦可念也不知更可為
一言否

昨遣輔孫往候計使安再想已至今日又得其
遞中叔姪兩書力以姻事為言殊可念也不須
如此過慮然荷其意厚且念其病中心事如此

懸懸且略許之亦無甚利害但不知其病勢果
何如蓋老者不知吾人間居自有可樂而必欲
見之行事是以若此焦勞今已上休致之章若
病勢向安不妨高卧丘園涵泳理義又何必須
是及物然後有以自見邪幹裝網受租更五日
可畢事已遣輔孫求檄稟議併求一檄差新喻
林丞來權縣蓋王丞與寓公太熟質弱多徇人
情恐大家得肆憾於百姓耳三月上旬必可拜
見也姚君用提幹必欲得一紙合尖不知更能
為之一言否亦是善人殊可念也孫行之想可

到鄉中後進如斯人者殊不易得方後生時但見其後爽今乃能折節以問學為事深可愛重也更幸琢磨之

翰昨拜書令小兒呈納今附胡叔器行甚欲一見漕使以林丞未來不敢輕以邑事付人王丞與豪家太熟小民被害不便也謝公為一邑之巨蠹熟思之此一段事不可不力贊計使行之乃一邑生靈之福翰若動足此老必作怪是乃翰貽禍於此邑之人也平南安賊易去此老難豺狼當道豈可不掃除之邪樂山鄭安曾復其

小者耳本邑苗米額管六萬二千石除二千石不可催實管六萬石每年起綱及馬穀共管六萬三千石軍用五千石縣用六千石此已是七萬四千石米矣又要貼水腳錢二萬貫春衣一萬貫半年版帳二萬共五萬貫皆是將苗米折價須二萬五千苗方折得許多錢如此乃是十萬石苗矣故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縣計方足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為然也自此老倚恃豪強只欲見星交量則縣道何以取辦以是諸豪皆為援例而縣道之敗實由於此今

歲諸豪聽命皆依縣例而此老毅然不納已具
公狀申諸司矣幹在此尚可脫則繼今以往愈
恣橫莫敢誰何矣幹若爲南安之行則不可不
速治之以寬一邑百姓之憂若不爲南安之行
則勢不容與之兩立也聞張元德在彼亦熟知
其曲折千萬留意乃一邑之望不但一邑之幸
一路豪強聞之亦當震懾矣

幹本縣網運已裝足甚欲一見計使只候林丞
至便就道更煩急往促此來恐州郡未必肯令
束則幹亦難動蓋一邑頑民日夜磨牙只俟幹

動脚便覆出爲惡也前日偶賤體不安牒丞權
縣謝知府便投詞論擾百姓及出假後追其幹
人斷治之此公終是不悛爲一邑之害民畏之
如虎同心拱手聽命是何世界如此不若趁計
使在此了此一事一邑生氣不是細事也幹之
所以不敢輕動誠不忍百姓失所恃也若去此
害其他小者亦自知戒然後得放心也楊漕
此來未曾有所按治反覺風采不如楊子直不
若以此爲第一義今錄去大槩更以所聞參訂
助之爲此一舉亦一快事也

榦碌：於此方喜安眠數日前忽聞有改差監
六部門之命昨日部中人來乃拜省劄袁晚何
以辱廟堂簡拔之意只是合有窮分又復搬家
寄寓臨川且單騎一往彼中俸薄何以支吾抱
關擊柝既無重責亦無多事却可養病矣然老
矣何日而已邪令人氣悶也更有少事得劉晦
伯朱敬之諸公書皆令不須候代然輕棄民社
而去又似不安山野之人不知典故輕去則為
躁進遲去則為偃蹇二者皆不可今以公狀就
漕臺申審欲煩契兄袖見漕使想亦有此樣例

當如何得漕司行下不可皆可藉手也
同官王丞以急班改乞免差考試前書已及之
今左守亦為致懇於漕使想亦必送僉廳幕中
之事契兄能為一言則事無不濟人非高舉遠
引不屑世故則寸進之念人誰無之今必欲拂
人之情使之無故拘牽而不得遂其所欲且人
以親老為詞又何忍阻人顯親之至情耶恐見
運管陳丈諸同幕力為言之幸甚

聞袁吉皆盛傳富家藏楮之說人情為之騷動
聞趙漕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見的實

果有是說則莫若且自十貫稅錢以上人戶使之收藏若一二貫稅錢人家全無所有豈可困之邪相見在即他不暇及

聞從人暫出章貢想今已歸聞以官券事行此事亦誠難措置虜中官會謂之鈔舊直八百足今只得百七十省其狼狽又甚於吾國也其所以出師連年屢敗者亦以錢幣不行軍士乏食之故則此一項事亦誠關利害也北方弒逆之後盜賊四起准北道梗不通非百十人不可行權場比客絕少兩使不至此其事可想也此間

最可慮全無措置若萬一有警不惟不能戰亦不可守不惟不可守亦不可逃蓋處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一望二三百里方見山其習俗勇悍御得其道無非精兵御失其道無非劇賊向者憚於一行蓋恐其全不可為及至此究其本末又困於不得有為束手坐視甚難言也到此已兩月亦覺軍民豪傑翕然歸心卒有緩急只得旋收拾為用耳邦君有福人全不見有憂慮意亦可服也此間事大略如此兩子來此却得終日監守讀書老懶却未得工夫讀書每日

與羣豪相追逐亦頗為酒所害但嗽疾却有向
安意也向來遠遊之興如何葉味道潘子善次
第來相訪也 安豐

承聞已解臺幕之印且得歸山中陶然自樂世
間愚人方且自為謀論自為軒輊亦可憐也但
安豐之約既不諧金陵諸司所在想未必肯出
若過儀真間行一番乃以微服見過為旬月之
款亦不惡也翰之蹤跡想不甚知其詳緣其人
太庸凡太鄙賤不可相處此亦不欲露不和之
跡只是彼此以貌相承而已初亦不知彼乃日

夜相譖訴於李仲詩之前至於相回避以臺諫
脅之仲詩甚憚之遂有乞移俸之請所以取悅
於臺諫而又以慰彼之心也然其心又不能自
安遂密以其相傾陷之意白廟堂所以翰既改
除而彼亦罷黜也仲詩為邊帥而憚一太守至
於詰曲如此後乃屢遣人來相謝且自解翰亦
未嘗有他以俸易俸何不可之有初未知曲折
如此遂留儀真月餘以書懇相識乞奉祠未幾
臺評既下亦只得且往金陵已於五月四日交
賤事然彼所以相陷傾之意亦有說有李明兄

第三四人皆豪勇之士，翰甚愛之，數與往來。忽有告其兄欲結集人過淮取壽州者，郭守以為奇貨，謂翰實使之，遣人相聞。翰知其必無此事，遂親出捕之，得其兄弟兩人，送獄。乃是一士人徐師點者為首謀，假太守之命以給李氏之兄弟也。徐師點却是與太守最厚，善嘗以壽州人欲獻城告太守，太守答以待寫書與廟堂，恐有可乘之機。徐得此語，遂以給鄉人，以為太守奉朝廷之意而為此事也。李明之兄李顯以告李明，李明却之，而其事始敗。露既以一行人送獄。

乃日夜拷掠李氏兄弟，使之誣毀，以脫徐生之罪。翰知其故，遂移書仲詩，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郭君以此大恐，遂有回避之請。尚力爭以為乃李明之罪，而欲嫁禍於翰，亦可見其愚也。出來仕宦，便有此等事。既一家未有飯喫，而於義亦有未決，然不可仕者，只得且隱忍於此。為祿仕而已。若真要行志，則無處可頓身也。金陵伯量兄來具知為况之詳，昨但疑未欲遽出，以疾為辭。今乃知果嘗愆和幸，已平復不勝慰喜。新除去就想已有定論，昨嘗瀆吳勝之乞賢者。

入幕庶得一水相望可以承教渠初甚以為然不知竟何如耳餘年事益莫未能引去良可媿怍郡事甚簡民訟絕少但性好興作自不能安靜耳正以無朋友講習為苦忽桑胡譚三兄偕來黃伯新亦繼至得以朝夕講貫此天授非人力也已相約編禮書王朝禮十篇仍日溫論語集注以相磨切十年之間吏役紛、不意今日忽復有此每相對則深恨賢者之不來也春夏之交不雨靡神不舉略無雨意勢大可憂大抵以江為界凡江北諸郡無不早者沿江亦然北

方兵革不休妖厲之氣浸淫至此朝論但欲平靜第恐非我之所能必邊防未嘗不講而未有

一之足恃從事於枝葉而體統之未究識者不能不寒心也此間亦議築城總漕兩司深以為然但主張小未合朝廷亦未報行守土之臣捨是未有先焉者也漢陽朋友得書或云赴新任或云不赴皆不得端的世事愈覺費力皆不可曉解餘已西上丐祠之請不遂今歲大旱無呂為百姓亟發郡帑收糶米麥出糶貧民目今境內幸不至貴糶但頗以

此得罪於漕司目今施行之間相咈處多制司亦不相樂只得罪急遣碎累先歸置一身於此呂與之為敵歲終再力請祠當必可得若遂此志則當有承教之幸矣

適方知已辦臨川之行亦勢不容已吾人出處何常惟義之從耳同行甚佳候到縣却相度也漢陽歸途

王臨川最勤而敏士友多稱道之千萬為之調護使得展布聞其欲丐祠而去亦可惜也臨川鄉民極頑非上司庇之不惟邑宰之不幸抑亦

鄉民之不幸也至禱至禱

榦歸三山已月餘一去鄉井幾二十年訪舊半為鬼矣存者莫識其面也百事悉置之度外近得小寺屋在城中最幽靜處眼界甚佳見葺治居之端坐六七年則無此身矣歸來亦苦人事之多不得一意觀書但於心事日求寡過矣李貫之素疑其弱忽奮然抗論而去東南之士媿死矣儒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盛事也昨得其書云尚留九江半年果否欲一見之私居難動自此恐為永訣矣 三山

翰以被命日久又有促行之旨既不能力辭只得早到官所宜措置以為固圉之計所欲請教者非一既不能久俟旦夕當以書求誨益也翰過豫章見陳巡檢名毅者亦西班之奇士陳凱趙八之徒莫能及也頗有相從之意不知尊兄以為其人何如能廉乎能不欺乎能忠於所事乎其他本事隨其所長皆有用處且得根本正當則不誤人耳翰欲遣人招之決於尊兄之一言望見教就宰處借一人至南康相追為幸今日之事人才為急也偶又與陳子實同官甚幸其人若硬可喜尊兄知之否其人之詳何如併幸示教勢不能伺候自此相望不遠常得拜狀安慶道中

閒居想甚適知識時勢自應若是惟有仰羨而已貫之既留伯量復歸想追隨於山南山北其樂不可量也翰不能固窮又復一出業已至此只得安之安慶雖淮郡民俗最頑頗費料理又郡無城壁累政以土惡不可築不容但已到此首興此役請於朝廷乞錢米不報止得自為之邦人以為是亦有捐金相助者度費百萬緡亦

不暇計有無一面興築以是終日無少暇朋友
亦有十數人在此亦不暇講習真一俗吏也到
此五日便聞浮光之警今虜退已兩月矣朝廷
亦屢有大舉之說然施行皆未有可人意者豐
宅之意尤銳要之無本領無古今只是杜撰何
以集事得其書云欲屈契兄入機幕不知肯和
此險韻否若能同貫之一來此游山亦佳肯來
當遣人奉迎也安慶

為貧試郡落在塵埃筍屨楚中望諸兄如蓬萊中
人不謂清流尚顧俗吏千里遠訪聞之洒然真
如執熱之濯清風也

茲承改秩佐郡之命在賢者不必多賀朝廷公
論益明茲可慶也翰已再上丐閒之請一以避
辭小受大之嫌二以避峻急培克之政年事浸
晚筋力益衰亦欲求閑耳本留濂溪以熱甚蚊
多遂遷太乙觀俟得請却過山南也承教有期
預以為喜

翰以九月一日抵家因得杜門絕人事遂其堅
僻以度餘生過臨川見朋友講學頗盛殊可喜
此契兄往者守官善誘之力也國秀兄近况如

何往者不能迂道見之此老久病恐終不復相見矣

榦屏居粗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燁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為懼鄉閭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萬因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

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為桂老來但覺切已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

三山

長沙之行想已有定論一出處於義皆未有害世俗之論亦有不足恤者要以即於吾心之所安耳朋友相聚想如常此間會府却遠不逮江之東西也亦以進取之途頗利故不忍捨之而從事於寂寞也榦還家已踰一年只是杜門教子溫習故書而已嗽疾復作亦不復問醫聽之而已邦人得簡夫之來不勝其快蓋前日樂土已變為愁歎之鄉矣亦豈否泰相乘故得賢

侯辱臨之耶南康黃使君亦足是吾鄉之善類必能繼陳寺丞之善政也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閑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幹閑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孳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為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置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閑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

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間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幹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為禮書所編皆不及今當更子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者寄去抄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榷其次是无錢可雇人抄寫及供給朋友檢閱甚以為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為之多方抄化得裹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

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竟亦難若伯
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
亦可為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間
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
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
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
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
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

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之天下則堯舜
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榦頃於曾
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
已意望相與訂正之

元思報果州兄之病令人驚惱為之奈何此數
日亦有可生之意否天未昌斯文乃使吾輩困
厄病患亦未終喪斯文則決亦未使之止此也
得諸兄朝夕在其側莫大之幸榦拘縻於此不
得一往但有終日憂歎而已西泝之行且宜遲
之今且遣兵士六輩往備使令更看其病勢如

何也安慶

翰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囑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苦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

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孳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

官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閑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竒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幾祠可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

三山

翰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

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與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為其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凡也得真景元書耆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陳師復已為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為祠乃僧所立未免為着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為古人今其家如何子弟如何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為無益也昨迂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况之詳尤以為慰且承有訪戴之

興一動亦非易事况筋力亦豈得與曩者並邪
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
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
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
老稚如失怙恃也榦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
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
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
點虛靈生在世間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
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
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

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擴字本
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
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
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
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
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
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留之一相見亦
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
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仲魯書意向甚
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為不亡矣近

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前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以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淵中者一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

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為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

以及於此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

書三

復楊知縣通老楫

幹彙彙如昨無足道者課入粗辦免追逮之擾
皆庇之及鄰庫兼職亦以俸入之薄藉以相助
又適正官物故新官未行擾、特甚然亦幸可
支吾來論所謂盡心者誠當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夫子以是為為政之法思之誠有味也陳膚
仲尚留婺女云春間方歸彼亦幸而外除耳若
果留中今亦不免矣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

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
皆非所宜也楊志仁同令姪在彼可以相伴頃
聞其歸興甚濃不若且留之為佳吾人仕宦只
得了公事私家瑣細不可無朋友相貼也
翰汨沒如昨無足道者庫中夏月絕無事乃以
鄰庫不容辭雖已有正官年少不更事頗費料
理所幸人情無它可以相處但所惜者如此日
力顧用之於猥瑣為可恨耳政成事簡百里蒙
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
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志仁能留彼相

處尤非易得若其決去則實未有人可相從也
先師曰遠大義日微每竊嘆悼朋友過此者多
往不能久留相與痛相規切為之奈何翰去
冬已一考度滿罷之日契丈尚未美解當決意
求為旬月之款近謙之亦來此尚往來都下渠
亦甚有走求見之意得永嘉徐居父書亦欲此
來即往拜見亦未知果何如也今兄因書煩致
意敬義記當述師說以答尊命此便甚亟不能
敬承也

翰行李以午後次郡城首謁江戶相約來早見

太守又須逗留一日而後可離也深念聚合之
難終日作惡稍自遣者以契丈得志仁兄朝夕
相聚又令孫頗謹厚警敏又邑事井井有條人
被實惠上下相孚無它掣肘此足以尉朋友遠
別之情耳幹僕、遠役甚非得已今日之事肉
食者不以為憂而吾輩乃為之戚、亦足見其
踈也

幹猥賤苟遣無足道者雜居庸保以販鬻為業
責任甚輕真為貧所宜處歲且小稔米價甚平
俸入雖薄可以無饑如是人矣但無朋友之益

無講習之功良以為懼旬日間忽天台永嘉一
二友人來訪且志仁景孫繼至因得細繹舊聞
茅塞旋除然亦可暫而已竊聞德政所加人吏
相孚財賦既可辨則撫字乃優為者學道愛人
之效豈真所謂偽也哉志仁立志堅苦窮理不
苟友朋中所難得景孫篤實可與共學但恨不
能以留亦恐契丈望其歸不敢久留之也膚仲
此來志氣甚鈍初勉其注一小近倅或再注幹
官不以為然今遠次豈易待耶舜和遂為古人
極可傷念少壯若不可保如此益使人凜然恐

無復有卒業之日矣近事想聞之又似一變吾人但當堅守此志死生無二命義可畏甚於鼎鑊不可回互及為異已者所笑也如何

復江西漕楊通老楫

榦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為凡所施行最為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為都運國博今日為監司與前日為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

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係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為有德之君子自績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為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

為一己之長也今幙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
為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
待之凡所施為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
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
酌則何事不濟邪幹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為任
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
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負名銜冊舉以相
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
之不惟於幹為然每遇相識必攷一訪問州縣
之間去一職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

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
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
矣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
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
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幹不及盡知吉州萬
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頃嘗來考亭從
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
忠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
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
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則一

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送人之
寬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
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
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
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
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
有不為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訟
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
追人若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
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

榦日夜有不恤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
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
為樂歲朝廷既不和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筭
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
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
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
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糴旁郡
凶歉亦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
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而
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

州縣有學最闕風教今皆為文具江西素號大
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
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為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
說士風愈陋不遇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
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者又豈可不提之邪須是
立為規程學生必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
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
申提學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
又以見教授之勤怠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
人才可為世用此其為益大矣今之為運使者

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
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
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
實者大相遼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榦
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
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
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榜以戒
告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
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
者三者並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

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者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為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

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充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父處於內有李國錄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榦所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復劉師文寶學甲

榦八月下旬自金陵邸吏遞至台榦并奏藁各

一通捧讀驚愕莫知所自未及修謝忽被漢陽之命已而督促就道水陸奔馳凡兩月方達漢陽遂成稽緩不勝恐悚幹閣之鄙人也稟資庸陋亾以瘡人先君以儒素起家至紹興御史以清節為世所推重不肖諸孤恪守先訓罔敢失墜既冠聞晦菴先生以聖賢之學誨後進樞衣從之始獲粗知治心修身之本末家素窮空孳累猥衆迨至中年偶得一官奔走州縣亦不過為斗升之計而推其所聞於父師者而見之行事耳然以狷狹之資不能同流合汙以自媚於

世故其得罪於人者常多然亦有察其愚直以為粗有足取薦之於朝者凡數人然非鄉曲之舊知則州縣之屬吏獨端明汪公嘗三見薦於未嘗識面之日願閩浙之相去壤地相接是必有為之遊談者惟閣下在西蜀數千里之外自代之章乃首及於閩嶠州縣之一小吏以閣下之氣節德業視當世之士固未肯多遜而海內英俊亦豈無足以當論薦者而顧求之於世所擯棄之人此其所以驚愕而莫知所自也非幹之才有以異於人閣下之識見亦非流俗之所

能窺測也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
予於我者不可以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
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顧以衰賤無
用之人而乃獨蒙大君子之知遇如此則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亦不敢不痛自勉勵也幹之鄉
慕閣下聲名非一日之積而未得遂侍坐函丈
之願丙寅之夏從官於江陵幕府是時邊事方
興議論之間落難合閣下去江陵方數月幕
府之故吏猶在間有相問勞者必曰使子遇前
帥劉公必將志同氣合而無間也幹猶莫能悟

其所以言者已而徧考前日之所施行但見吏
畏而民安事修而用足與其所親見者大異然
後歎其命之窮而所遭之不偶也孰謂十年之
後復蒙知遇之厚乃如此耶然雖蒙閣下之知
遇如此而幹之年已六十有三矣去函丈又二
千餘里幹以職守所拘無由致其身於大君子
之側以慰其生平願見之心則亦有咨嗟太息
而已望閣下而不得見幹之衰老又如此則所
恃以見其區區之情素者一紙之書耳又何敢
以無謂之寒暄不情之稱頌而仰瀆執事者之

聽即故敢併述其愚以求教誨於左右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為私之心急於為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為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抑此無他義理不明而人心不正也閣下其何道以革之即中夜以思心焉如割尚冀台慈痛為當路者言之榦衰病日侵所望者閣下召還當得拜

迎舟次也有晦菴所為先君子墓誌一篇敬錄呈黨蒙為跋數語以光泉壤幸甚榦近有亂道兩篇併納呈言雖不文然亦足以激流俗而明道統也併望有以教之

石門擬與西浙陳運判

榦竊謂天下之吏自一命之微皆以所聞自達於其上惟犒賞諸庫為不然蓋是庫之設創於貴將楊公而主之者不過卒伍之長及其歸朝廷也亦視之無足為輕重而武弁之貪黷貴游之躁進者居焉是二人者人之所共惡而

亦自輕其身不以惡為耻也十數年吏多闕
士之公勤廉敏有志事功者亦往就之以
斗升之祿然以其例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
故亦甘心畏懦蓄縮以苟歲月其獲免於
已足矣而况欲求有以自達乎幹也
之一吏耳是亦應畏懦蓄縮以苟
也因使者之來乃欲有以
獨其方冠知學蓋嘗有
也既無因以自見猶
區區之淺識力耕

而老及之矣乃以一介之賤吏獲隸於賢使者
按臨之下此而不言是終已不得舒憤蕙於斯
世也雖然大言之則非其職之所宜淺言之則
委瑣不足以瀆使者之聽如幹之職所謂釀數
百斛酒辦數千緡錢雖世之庸賈亦能之以使
者之賢明必不至使下吏不得以盡其職幹之
職瑣而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也小者不足言
而大者復不敢言姑以賤職之所及而有關於
國家之大體者為閣下言之幹聞之生民之命
社稷之安危實繫焉京畿之民尤所恃以屏翰

王室而不可不加恤焉者也今也轍環四方而未有飢窮困苦如浙西之民者焉如以二事驗之石門酒課舊額五六萬緡常有餘今也歲解一萬常不足界自若也拍戶自若也而解錢不足者民戶減於昔產業減於昔則因沽酒之少而可以知戶口之少也石門酒庫以灰和糟歲以糞田雖狗彘不食晨開務門老稚累、買糟和糠而食者肩相摩也無錢而求糟以食者常相半焉則因食糟之多而可以知貧民之多也聖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所以寬恤民力者無所

不至而京畿之小民戶口日減而貧民日衆是豈不深可憫者乎立國之命在於百姓百姓之重莫急於京畿今乃虛耗貧困一至於此是豈不深可憫者乎榦少從先生長者遊語及江右人物未嘗不以先大丞相為稱首恭惟、官憂國愛民之意謀王斷國之論得諸家傳而藹然著於縉紳之間主上軫念京畿之小民而付之以將輸之寄此固百姓之所懸命焉者也皇皇者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釋之者曰周徧也言使者之詢訪無所不徧也榦以一介

么麼之賤吏其去民為最近得周旋里閭覽觀
風俗而有聞焉故敢不避僭越之誅輒陳愚瞽
以助詢訪之萬一伏惟少垂察焉若夫賑恤之
策經理之方非少知治體不足以知此惟閣下
詳擇焉

復蘆子陳監酒

翰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參識為恨忽沐台
翰之辱縷滿幅如對面款非吾臭味何以至
此感尉無量翰冒昧此來以二百餘指無以自
活之故鄉兄才名如許何故亦屑居此職搞賞

諸庫乃楊存中所私置不

居之後雖以歸朝廷亦視之

西二班通差非老老無所歸

貴游有所覬則貪吝有所慕

此翰自以為失計而不知足下

吾人要須無處不可居無事不

不然則腐儒而已承諭曲折乃

不知翰旦夕即獲譴去矣然區區

為足下言者一則不可說我是宜

尊大不屑細務二則便將軍務作

不知有提領但知酒要好要賣得
錢到庫一毫不至於吾心自不足
而然也如此則庫務無不可為而其
類推矣若必以為仕官當有樂處職
處則亦日見敗壞而已榦之自處只
廉易安以勤易飽而已承足下相問
輒及之幸毋見誚也

與嘉興鍾知府書

榦昨已拜違不欲造謁留此數日以
至而耳目所接有不能自己於中者

冒昧之嫌欲不言冒中怵惕不能自
次不能自決者蓋有日矣尋復自念
此為世之庸暗飾非者設也竊惟某
正莅事公勤方國論紛紛之日而獨
帶之士人固服執事之平方羣賢交
獨能無所附麗人莫不稱執事之正
已服人矣政事之長不易縷數五鼓
旰而退可謂勤矣二三黠吏罪惡貫
惡而治之可謂斷矣其賢如此而
毫之未察是豈可以不為之一言

言之夫勤則事無不理而有不理
無不畏而有不畏之吏者執事
寓居旅舍有孫世謹者以訟事
暇與之語也但見其天明則拂
蹙頰而歸父母妻子終夜戚戚
而問之則曰「投牒四十餘日
吏不為之呈日餽食於主人且
則事之曲直未可知也而已費
之誅求不預焉幹固無暇問
怪其胡為濡滯之至此也以

見抑如此而况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觀
者如此况其所不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
斷而事反不理吏反不懼也是以冒昧言之幹
之來自都城也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召還
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日常
兆之意耶

與或人

讎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為腥羶
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
間聖君賢相間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

以牽制而不敢發。官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為。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亦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閭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為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為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為不智，不告則為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

力言其弊，更張振刷，而各自懷私，恒博因循，偷取爵秩，為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為害又有甚於始者。此榦所以深為憂也。榦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為夷狄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凜凜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竟，則不復知其為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之竟，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

駭者此榦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和客氣于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淮荆襄如彼而內地乃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榦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腹非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譽

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愧於祖父而下以垂訓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而不從今乃相視而不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榦自荆襄往來薛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請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爾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四

書四

復輔漢卿主管書

昨所諭性無善惡心有善惡餘以為性亦可謂
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
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
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
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
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
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便却是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同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同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

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得明且備也更望垂教

江西運使書

居於其職而不知其事之曲直者不知也知其事之曲直而不為之處其當者不仁也受人特

達之知而無以報之者不忠也報之不以其道而陷人於有過者不義也幹闞之鄙人也少不自勵老而無用不自量度乃以一命之微而膺百里之寄百里之內利害休戚皆不容於不關其心也雖事之不至於其前猶當日夜求訪而思有以處之况明知其不可乃坐視而莫之救即舉天下之士孰無求進之望或或以佞或以賄或以請託或以親故其求之者非一方也固有求而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得也幹非不求也自知其衰老而不敢求也部使者之薦舉乃首

及於不求之人此古人有言曰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言各求其稱也一則恩造二則恩造朝夕偃僂於其前伺人之顏色順人之風旨惟恐有失焉者是妾婦之道將順其美若夫正救其失扶持植立不使人有纖毫之玷以成其光明盛大之德者此國士之報也王氏饒珉之訟幹之所不能曉者也婉之弱子哀號於其前求以奉其母而不得此仁人君子之所互動心也然所謂天倫者謂其親踈高下粲然有條而不可易也以弟而繼兄為子而追母則天倫亂矣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明道而立教也夫以一偏之詞執其十數家之族人而指以為教咬者其虛實未可知也以部使者之嚴追而送之他郡棄其家族奔走道塗吏卒之誅求囹圄之禁繫十數家者必蕩然而失其常產矣是豈不深可憫耶夫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彘鬻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部使者之威令若雷霆然世有登乎千仞之山聞雷霆之發於太空也隱然如嬰兒之聲及其一震則裂大

石折大木舉措之間不可不審也如此此榦之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容自默也夫承使者之命而追十數家之人於縣令非有所擾也然為縣令則不容不為百姓慮受人之知則不容不為知己者慮也苟為不然則不仁不知不忠不義是小人也大君子之門豈容有此無狀之小人哉此榦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有所言也伏惟台慈察其情而加貸宥焉

復李仲詩淮西帥大東

榦比以蹤跡不能自明遂具事之始末仰溷台

聽方懼瀆尊以速罪戾乃蒙顛价寵賜台汗及覆開曉聞所未聞而又謙抑慰藉如待敵已不勝悚懼不勝感激承諭彼書是猶欲以結集事嫁其罪於榦也比見有蘇知錄者以憂歸過此相訪云郭一日呼西獄推司而問之曰獄案中如何都不說及通判獄吏答云此事與通判不相干如何敢寫郭大怒令申報判云各勘杖一百知錄往見之遂相引入卧内於紫袋中出文書一卷内一條云一體究得上件結集事繫是黃通判使令知錄云不知是何人體究憑何人

台語既無此事如何敢胡寫通判便官休郭遂教令知錄供一狀來云徐師點係妄傳州郡台旨李明之徒想亦是詐傳通判台旨遂判一照字而之今台諭云則其說尤可信不知朝廷將信帥司之供責耶抑將信彼之偏辭耶可謂愚之甚也第恐龍圖於廟堂私劄中未免委曲其詞以致疑惑而不判然別白言之所以中都相識交以書來相告也若是黃通判與謀州郡何不將一行人解帥司乃累日抗拒而不發耶只此一節便自可見其他不辨而自明也台

諭每以為其人姦險可畏，幹但見其庸陋愚俗，而不見其可畏也。幹愚不肖，數受教於當世之君子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直道而行，成敗利鈍，一切付之度外。又何彼之足畏哉！以堂堂大帥，乃凜然畏一列郡之繆守，此幹之所不曉也。觀前此賜教，以為抑於形勢，方今朝列皆賢者，或遇為人所誤，為之移書求薦，則有之。若其人不足薦，不足用，明白而告之，彼亦豈不見聽。且龍圖之薦人為朝廷，即為形勢，即高郵應守其人自賢，又石丈之懿親而丞相之所拔擢，一

語不合，東帥劾而去之，誰議其非者？龍圖之威望，豈減於東帥？今乃如此隱忍，回互得無損威望耶？果如此，則繼今以往，高見遠識之士皆不敢曳裾於龍圖之門，而形勢之人日至矣。今觀彼書有欲引嫌回避之語，大府遂有乞遷移通判之奏，是為其脅嚇而不自覺也。果欲回避，則自回避，何必見告耶？且繼之曰：已作劄子達大坡矣。是何言語，乃敢陳於連帥之前？彼其意蓋欲以大坡相恐嚇耳。便是同列，亦不敢出此語。而大帥之威風，乃能受此脅嚇，何耶？且彼何等

物類大坡又何嘗眷：於彼特以虛聲相恐便
為之動又有大於此者則當如何奏狀中有委
有才學之語不知何者為才何者為學將委實
見其有才學即抑此二字為形勢而發即甚非
天下之士所望於大君子之門也經濟之才世
不多見如龍圖之襟度忠壯固當以韓范自期
而世之所謂屬望者亦不輕而受制於小人乃
如此，有識所以為之不滿也富貴之來自
有定分一門之中登法從者相踵世固不徒以貴
顯望龍圖而以道德功業望之也大江之西賢

士大夫如林持清議者口若劍戟故區區之愚
忠更望龍圖持心正大處已方嚴是非可否一
切付之公論而禍福利害舉不能動吾之心則
此等小人奉頭鼠竄之不暇又何敢肆無禮於
其上而以形勢相脅持耶如此則道德日以益
功業日以彰聲名洋溢西山東湖當為之改觀
矣幹愚不肖辱龍圖之愛念者甚至區區之意
亦但欲脩身明道報知己者而不敢以功利為
心今龍圖每得書必勉之曰旦夕必得郡或曰
必分符幹不知郡為何物符為何物乃如此利

害而屢勤龍圖之開曉即顏子曾子不試郡不
分符將不得為賢人乎天下之士皆必試郡分
符而後為可貴耶如此則龍圖亦未為深相知
者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亦思所以自
立耳而何無位之足患哉大韶大濩森羅乎自
中用之則陳之朝廷薦之郊廟不用則屢擊搏
拊於大山長谷之中穹材茂木清韻遺嚮足以
自樂回視人世方且擊甕盎奏淫哇雜優溺何
足聽哉何足戀哉翰所遣弓祠人尚未歸幸而
得之便當買舟絕江長歌痛飲於吳松之上然

後歸老武夷山中不復交於人世矣仰恃寬弘
儲陳悃幅言詞激切尚幸矜照

復交代王寺丞從

翰比承台翰之賜又辱真染見之別幅詞意鄭
重不勝感刻諛詞賤黜不復重稟惟是交承之
契誠非偶然况又得踵賢者之遺規其為感幸
非言所可既也漢陽小壘介於大國之間士大
夫不自愛重往來過自畏怯又以一葦可航雖
守土之官亦輒違法出竟奔走諸臺諂事上官
不過求知己事苞苴徒鋪啜耳想其趨走臺府

未免偃倮屈折於吏胥之前以至自損威重以故臺府兵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耳其肆為無禮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奉天子命為守於此豈宜低首下氣奉承此輩耶自交代丈赫然奮怒執而囚之公議翕然咸以為當大別秋興自此遂增九鼎之重矣幹也庸懦不武亦得自襲此餘威稍可自振何幸如之何幸如之或者以為州郡不應收禁監司之兵卒天下之惡一也監司兵卒敢於擾州郡而州郡治之是為監司懲惡也何不可之有以太守而敢於治監司

兵卒則太守之賢可知又足以明監司之賢然後州郡乃敢如此也此蔡丈一時施行之失當亦自悔之矣吾輩從宦誠非得已不過為貧為義合則留不合則去况事之直在我又何慚之有幹視事已數日茫然未知顛末特每事必照交代丈例施行所謂步步趨亦趨也有可見教者更望不外

復李軍使書

蜀人

幹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參辰相望願見無由忽承惠書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驚湍怒濤洶湧

奔放不可涯涘不問可知其為蜀之名士也忠
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氣義怵於利則畏
懦蓄縮而不能以充此心耳觀執事之所以自
叙豈流俗之所敢望哉顧是非毀譽屬乎人窮
通得喪屬乎天吾惟盡吾此心而已其他皆不
必論也閩蜀相望幾萬里安楊之事固不能盡
知而亦嘗竊聞其略矣柴與之世之所謂善類
而顧若是焉何哉宜春善地士友亦多可與語
惟執事安之而已餘少不自力老而無成資性
狷狹與世多齟齬其窮悴特甚俾守偏壘年事

至此豈能尚隨俗俯仰方上香火之請畏且窮
山杜門掃軌以終餘年安得千尋之綆挈執事
於深淵乎惟執事安之公道開明晉用有日矣

與劉晦伯侍郎書

翰拙謬無他長生平但知從師友讀書於世事
全不通曉一行試吏亦但知守父兄廉勤之訓
此侍郎所熟知又安知邊防為何事既為此來
亦不敢不私自籌度以愛君憂國為此心之主
而一身之利害不敢計至於存撫百姓相親相
愛使如父兄弟腹心手足入可使守出可使

戰人心既歸則兵之弱者當思所以使之強財
之乏者當思所以使之富城池雖難猝修而要
害之地亦當思所以為老弱保聚之謀南北之
限雖有淮河之阻吾既能探彼之事彼又豈不
知吾之虛實哉吾之至忠至誠至仁至信有以
服南北之心而又知吾之不可犯則雖羊陸之
事恐不出此今北方擾，內有骨肉之相殘外
有強敵之相迫山東河北羣盜蜂起道路不通
此豈非諸葛孔明所謂存亡危急之秋耶今託
身於人而目之所見皆與心之所謀者不相類

天下人物有才智自足以有為者有才智不足
而資人有以為者自足有為者當依之資人以有
為者當輔之既不足有為而又訑訑然拒人於
千里之外此所以私竊憤懣而亦不敢見之詞
色也目今相處亦無他事之小小者亦不敢數
言其關繫稍大者亦不容不言禮貌往來亦與
他郡守貳無異但勢分太尊而情好隔浥失太
重而猜防深望其松茂栢悅魚川泳而鳥雲飛
則決無此也不獨於榦為然而僚屬莫不然也
始以貌相承而已初亦甚覺可駭今則久而安

之矣聞不和之說已闕廟堂之聽欲和甚不難
但相與為欺君誤國持祿自謀之計則無往而
不和是非可否之相濟乃所以為和也初亦思
為避之之計蓋恐其陰相中傷今既頑然聽其
自尔也屏侍郎愛念之深且有甚不可處之慮
此亦無不可處者姑自盡而已餘則付之分也
故敢詳及之翰冬至一疾幾殆稍安即過歷陽
鞠獄往反一月胡總卿以檄見招更兩三日後
徧走汜淮數百里巡視守把即過金陵亦得一
見制帥入幕之請恐非寒賤所敢望也區區愚

見竊意邊陲無寧靜之理儻得如侍郎之公忠
無我以撫臨軍民廣謀博聽延攬英豪庶幾有
屹然不可拔之勢但從容獻納折衝樽俎自有
妙筭又不在於東馳西騫也附此申稟

與胡總卿書

翰比因人行嘗草帥具隸人之敬度必闕瀆台
聽惟是請違倏忽十閱月拳、尊慕實切此心
自顧寒微朝廷過聽用逾其分氣血日衰去家
十五年忽動丘壑之念遂上香火之請不蒙開
允俛首於此事簡民醇可以養痾一旱可畏種

不入土人無蓋藏朝夕凜然無以為計計使以
監司而守武昌必欲括諸郡之粟以歸一郡制
使以防邊而實遠儲不肯泄遠郡之粟以歸內
地漢陽介於安復武昌之間制使禁安復之米
使不得至漢陽漕使又欲泄安復漢陽之米以
濟武昌以故漢陽獨受其害所幸得旱之初盡
捐帑中之積廣糴客米得二萬石而舊積亦有
二萬石斗大之郡而有四萬石之積遂可以安
枕而無虞然而司之交鬪猶未已也計使挾朝
廷之命以持制閫制閫又以閫外之權以令漕

司至遣大軍數十人守漢陽之竟計使又遷怒
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邪監司之
體當如是邪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
召天地之和朝廷擇人以安遠而一室之內自
相攻擊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人
物乃如此其豈不大可寒心耶以是益令人動
歸去來之興也要之制使之理為直蓋實塞下
之粟事體為重而救一郡之歎亦易為力也亦
嘗以是解計臺之意遂亦併蒙見詆自是只得
靜以聽之不敢被髮纓冠而往救也幹只俟賑

濟結局當再伸前請得遂從欲則當買舟東下
拱聽教誨也

與綦總郎書奎

幹伏自向者官出軍建陽得託受塵之庇因
獲晉拜去歲金陵復得預屬吏之末茲承肅將
正命榮總餉臺又獲密邇臺治朝夕親承教條
視他郡有榮耀焉顧以踈賤僅能具姓名通記
府雖一水之阻又不敢越竟親承約束拳拳此
心如水東注然區區賤職有不敢不稟瀆者是
以忘其犯分之誅輒冒昧陳之幹衰晚庸繆無

足比數誤蒙朝廷知遇之厚試邑一年而得倅
為倅一年而得郡此近例所無有不肖何足以
當之竭來此邦民淳事簡日領詞訟不過四五
紙晨起治事一二刻即退終日可以高卧財賦
之入不過市井酒稅亦不難辦真無毫髮可以
圖報朝廷知遇之意自雖佚而心實不遑安也
然有一國之地則當有一國之政毫髮有闕則
無非太守之罪是豈得以為事簡而自佚哉漢
陽雖小郡實與武昌為唇齒丙寅丁卯幹適在
武昌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

孫氏都武昌而使魯肅守漢陽則其為要害可知今乃蕩然無城池之可恃此豈郡守之所敢自安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漲居民晝夜為之不寧一或潰決則一郡生靈皆為魚矣城池堤岸二事乃郡政之最大者日夜籌度計畫要非郡計所能獨辦俟有成說即具利害方略申朝廷諸司而目前有不容已之事惟使所可以主張者本軍軍籍多缺禁軍二百人僅有百二十人多游手亡命之徒向來廩給不充聽其朝來暮去自榦到任為之增廩給然後粗

有固志且招填已及百五十人見招足舊額但無營屋可居住，散處民間有營屋三四十間又在郡山之後荒蕪無人之地深為非便蓋陽郡城自紹興之初殘破之後並無居民岳侯屯兵武昌遂占郡城荒地為水軍寨所占之地居郡城三分之一屯水軍七八百人又皆高燥之地郡中民居皆在卑濕又皆偪仄無所容居軍學乃在湖水之中同官廨舍往，不能備猶未利害而禁軍無營寨乃闕典之大者今水軍所居之地既為寨屋又為房廊既為廨舍又為

花園向屯七八百人今但三百人則空地甚多
同為屯軍水軍之地有餘而禁軍乃無營寨十
軍之兵無地可居而寄屯之軍其地反多空閑
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公此心而觀之亦無不可
者欲乞之官曲加憐念呼權司而喻之此意或
差一屬官過江相度如果從所請本軍每歲甘
出賃金償之亦惟命是聽之麼小郡非上司力
賜主張財雖有趨事赴功之念亦無所展布

復豐定之淮西帥有俊

幹備負假守才具淺拙誠無能為獨奉之宗社

之念日夜憂惻無所控訴 藝祖數百年之基

業江左數百萬之生靈 二帝之游魂無歸

八陵之餘憤未洗當醜虜衰殘朝不謀食之除

正中原遺黎奚為後我之息以如是之重任付

之當世諸賢浮光之警言今又兩月矣未見有一

字施行起人意者想其聞斫到番頭幾顆之報

上下舉首相慶又為宴安江沱苟延安歲月之計

真使人憤懣欲逃遁山林而不可得也忽聞先

發制人之誨不覺喜欲起舞今日之事甚不易

見釁端既開事不容已向者吾嘗屈已厚幣以

事之彼又據有河南北之地志滿意足故可以
 和今吾既絕其幣又失河北幽燕之故壞其勢
 只得取償於我此豈可更萌屈已求和之謀今
 如此則只有守有戰而已守非易事惟戰乃能
 守然自諸賢偷安日久軍政不修百事廢弛將
 何以戰顧今日事勢則誠有所謂事半而功倍
 要在處置得宜耳一則取中
 其黨與弱其勢力二則用兩
 奮其勇力固其藩籬所謂大
 其聲勢而已中原百姓有例

豪傑使自相圖得一郡則使之為守得一邑則
 使之為令淮北郡縣可不日而下矣彼其離去
 巢穴事力既弱所恃者河南之郡縣今既瓦解
 則彼將掄死之不暇何暇謀我哉榦頃在安豐
 見壽州有欲自獻其城者聞結連陳汝數郡皆
 有歸附之意此不待吾之寸兵尺鐵而事之可
 成者已十七八矣西淮荆襄之忠義與虜相諳

日強盛之日尚敢數十為羣越虜竟一二百
 掠財物盜牽其馬以歸况今虜勢如此莫
 戰之意近日浮光之警王辛一出不待

從者數百人其視大軍一可當百近
取桐柏朮陽二縣皆忠義自為之其
矣豈可不早為之謀哉壽蔡兩城
浮光一二豪士喻之此意便可辦
然我退則彼來我來則彼退以
六不知誠可笑也安危之幾在
世所倚重只得力言之力言
為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大
不可不為之區處不然又有
事矣要當重民兵將帥之權

使之各守要害勿令相雜則
取可用今之招武定誠是也
中合處之自為隊伍散處兩
相應援虜人最畏之今若收
物反為無用更望審思之彼皆
恐亦廢其農業也附此申稟狂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五

書五

與胡伯量書

翰彙：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
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
義惟有祿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
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為之幸亦職事粗辦
上下不相呷可以苟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
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華初不知讀書為何事
過從絕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

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膚仲去歲
留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
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
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為活
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
以為活却不若占祠之為愈也
翰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
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為擺脫之計日度一
日溘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
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

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亦幸
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
過從嘗欲遣之遠遊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
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為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
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丞丈望借一寺舍僧
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
五日一呼而教之為之點檢課程不惟使之識
義理不為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
可以應舉退可以為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
翰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撐拄以為活

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為安也若其可教望收
真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六月遣人送資糧
以與之榦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
得此子先交於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
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為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
不忍相捨此亦為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
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
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閑且為卒業之計豈敢
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

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
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輒孫
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
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者之說大抵如此專
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說誠足
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
某坐公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
某坐公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為得之恨以
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榦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拏累米

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且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為明德為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為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為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

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幹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恁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幹本是村秀才却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為之說法日尋羣豪為騎射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却自來此為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

向使真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
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
犯分事為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
若安坐讀書之為樂也兩子來此却得課之讀
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
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
之詳矣亦只是不為與為之不力耳然亦有一
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
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

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
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
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
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厭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為如何榦老矣未
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
所以糊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
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
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為師門
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

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却與向來議論不同今
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
聞只管如此立說却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
明以為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
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
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宦
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絕交
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
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為保社

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
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
為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
也陳守曾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
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
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
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為學
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
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

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榦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諸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為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為道體之全耶。體字

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却望垂教為幸。榦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粗辦。不然亦豈

敢虛竊廩粟以活孳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勤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之法已是將持敬人心骨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坐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

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其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為南以坤為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榦以負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

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聞果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慙又是幾百十年
復生得一人如此况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絕之
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
望音信及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為之奈
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沂
之計且宜遲之翰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
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效力若解舟之後朋
友皆不在側萬里脩途不得不為之慮也

與胡伯復西園書

翰賤品如舊去冬復為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
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
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踈然又安知異日之視
今不猶今之視昔邪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
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
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已
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
其為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
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
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

敬慕恨不得朝夕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本大經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已而已

復胡叔器書

翰函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函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為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般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翰衰老冒昧此來只是為貧別無它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早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翰彙彙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

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終再請之地也
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
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
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邪天下義
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
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
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
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
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
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

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
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
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
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
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
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
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
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
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
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

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
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
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
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
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
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為
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子讀論語而得
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抵本
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
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

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文書
中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萬物統體一太極一
物各具一太極是同是別或云大德敦化是
天命之謂性小德川流是率性之謂道或云
大德是語大莫能載小德是語小莫能破此
兩意是同是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
句如何既說物則又說秉彝又說好德則也
彝也德也是一是二語脉如何相貫

榦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荅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

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
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
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
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
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
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
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
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
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
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
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鶻突而無
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榦嘗謂此四句便
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
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
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
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
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
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榦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榦

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為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

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着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為思之以見教幸甚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為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為人

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為而以道心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為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為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為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

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
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
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
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
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
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
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者善學者亦無
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
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
所疑近思數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

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
德公字乃為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
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論為學之
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為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
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
中庸為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
子則不及詩書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
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
而重出此却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
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

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
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
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
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
為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
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
其互相為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
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為門目
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明
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

想而為之今乃著為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
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
為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
此書之舊為佳試與真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
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有諸國征伐至弑戮
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
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
部帙其間豈無踈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
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
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網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它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

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

隱之十利意厲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幹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六

書六

與鄭成叔書

幹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來人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論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有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為某人家不得不書人表德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

夏成叔請
怡閣記也

傳諭尊大宣義眷昧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
拜無益之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
入城近與朋友看得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
觀反為衍辭華語所汨沒間亦有非出一手者
妄意刪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攜呈
試為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
一閱也

翰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為半月
之留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
無講切亦頗得自溫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

望之歸以一書附之浼達不審曾至否子羽尚
未來秋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
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
亦可曉庶讀者不甚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翰
豈足議及此即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
皆無所傷想並海洋為此撓於收刈無阻否所
在或水或蝗天災罪甚肉食者殊不為動心也
翰試後多事欲尋再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研已
生埃矣朋友盡散而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
得請教論和儀禮智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

友如成叔之敏為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
翰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為懼承日課詩禮
計有新功世間書無不當讀况涵泳持以養
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息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
須是熟讀精息真見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
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泛然徒為誦記
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集傳刊
本不及見此却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候其送
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
寬博從容却亦頗有益

翰明日遂行上元前度可抵家需詩傳適迫行
忙冗亦徧尋偶文籍散亂竟尋未得翰不久即
歸抄錄未晚也儀禮元不曾點併俟他日

翰抵此諸况如昨但日俟家兄之報以決行期
先銘非淺陋所能稱述以友誼之厚亦欲勉強
復迫多事愧未能如期耳買書亦偶印未就彥
忠行急併俟後便也

慶元丙辰先生是歲自晦翁所還里

翰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啓先人舊壙舉
以合葬棺為水所舂撞雖幸無他然歎側已甚
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

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不以風水為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之見開穴未數尺已有涓涓之狀矣以此遂姑遲之然家兄嫉季通彥忠之說如仇讐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却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况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遣書相訣矣近却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

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却皆謹息純靜有可共學之質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聞家塾相聚者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為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戊午

承許下訪兼聞昆仲偕俸慰幸之甚禮書之成有日矣所借善書行者二人亦約上元後到此得如期同點檢與之抄錄為幸張樓不難區處潘百二哥今日亦來相訪大率朋友來者皆以朋友未集且歸若成叔之來當呼致之林公度潘謙之度亦月半間此來亦一盛集也

已未春成叔遣

其季弟周父
來從先生學

翰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尚未暇修整禮圖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為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真讀本分實書可為後生法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理義者有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令飭行作世間好人耳近却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

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却是武夷門朴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三兩日亦佳

翰祥祭在近意緒推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况朋友講習者亦若無堅強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十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墜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間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間

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榦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上權齋榦即攜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却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官來須省得大半功力也不知如何早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間亦目前輩三四家說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榦祥祭在即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

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即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錄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日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為思之

榦祥祭甫畢哀慕深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

居方此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只有百日，即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兄說易一卦，孟子兩板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粗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抄寫。但

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抄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抄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却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日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司馬公却於心月前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一、二日，則尚不滿二十四日，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

經否大帶初讀鄭註及疏亦疑其如來論云云
但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兩句却以緇辟為句
絕二寸又自為一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却
云二寸者只是緇辟闊二寸裨垂者只是裡其
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組三寸不應帶反細
於組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
兩面皆緣二寸則共為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
藻最是說帶處脫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
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
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為此即所

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裨其一垂者
初亦恐如來論或恐一垂只言不裨腰間而裨
其垂皆不可復考也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
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區使一郡生靈不至
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而百
事皆放倒以為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為
此言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為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
叔素聞其豪宕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為恨今
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

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為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為此言也。翰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為人傭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能樂天順命者也。奴僕熏腐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剗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為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

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

翰諸况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為撓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刪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即託舜和書之但既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刊之堅珉也哉。已未春外祖母之喪此時求墓誌於先生也

翰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禁之訟復興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為治裝之計矣相別無月日為之悵然後月朔日以前

更能一來與朋友相驟否此間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々雅飭幹之荒陋反媿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款以別也令外祖母志節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媿耳

幹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為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為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尚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踈脫為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

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幹諸况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漸可觀書矣師止友散所恃者書冊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胃次為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傅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浼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

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說謾記一段託望
之錄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庚申

榦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
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
嘗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
一房存沒留寓於此為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
也歲晚當一歸為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
榦諸况如昨無足言者俟先生掩壙後即歸度
十二月初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
事悉面言茲不暇及但有一事陳彥忠以九月

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為棺斂之資嘗
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鄙意
欲得成叔為之糾率鄉間朋友嘗與彥忠往來
者如寅伯大哥辭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
裒金以賙之比已馳書懇潘溥之矣彼中惟成
叔與之最厚當為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
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遞來此間
或留以俟榦之歸可也榦以先兄一房欲歸亦
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遽舍之去遂決
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

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為撓榦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况味可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萍厲甚方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為高論以誤之也間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謂偽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彥忠後事與之區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尚欠得一兩月糧承欲為糾率若得十餘千以

助之亦佳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早為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却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辛酉

榦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為可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試前當得款聽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為陳彥忠作檀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未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

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未旬內借一人送來為佳恐翰七月內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掛劍之義也

翰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又為可慮耳

嘉定己巳
時軍臨川

翰素不治生業孳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啼號冒昧試邑以求升斗之給不習為吏一切自為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

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為文字不負遂注令闕以歸已絕意京秩矣冬初一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

云
壬申先生在京
注新淦宰時書

翰請違甚久奔走官涂人事曠廢以缺晉記尚是癸酉年秋間解后令似於清江舟中得熟知動靜之常便中忽拜誨字之辱反復數四不勝欣懌乃知琴書寓都城長才遠識尚尔淹回造物固大有所成就邪翰衰老與世寡偶甘就閑

退朝廷見念尚昇祠祿粗足自給志願畢矣還

考亭寓居已五十日矣亦欲一歸里中省墳墓

尚以牽制未能動勢須少俟秋涼也丙子先生

奉祠居考亭是冬歸鄉成

叔時在東府鄭景紹書院

幹諸况粗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粗有條

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

縣家兄位小任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

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試日子已迫不

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踈拙心甚念之又不可

欲尼其行已為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屬之矣恐

尊兄有能為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

邑大參方親迎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扣賓

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為宛轉使

不至冒暑徒行幸甚

幹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膚仲兄乃

知為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躰候亦少不安

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

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千態萬狀不足

以為吾累可也幹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栖宿之

矣蔬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
往來則尤幸也

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
哉此亦何足為賢者道翰一去鄉井十有五年
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為讀書者充
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
者為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
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
也翰無屋可以為羣雖之此近得法雲寺居之
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與成叔之

已拜安慶之命十一日出門十五日長行更
得一見以別幸甚令弟喪事既展則早下訪尤
佳

翰衰晚為貧冒昧不意邊事擾如此初至人
面不相識便有浮光之警幸即退衄此亦汲汲
為自治計今城壁已就人心已安可以無恐矣
但年月已暮光陰無多矣已作書懇諸公求歸
不然則來春亦決意為歸計虜勢誠弱人心勇
銳亦頗勝丙寅丁卯間但諸賢處事皆未見有
足恃者中原分裂兵革方動未有息肩之日謀

國者但欲苟安未見其可也

丁丑冬在舒州時書

幹以與當路諸賢議論不合不忍蠹民誤國力辭歷陽安慶奏事之旨深入康山堅坐幾百日竟以此忤意平日不相樂者從而擠之罷命之至而此身已歸至臨川矣向使冒昧為修門之行為辱豈小哉自此遂得斬斷四路頭溫故書以待盡然有一事欲與契兄議之若早下訪幸甚北山倦翁不免一出因與之別想亦不免入郡也生平故舊如賢者今幾人邪以是尤懸也

戊寅罷歸也召命來歸

幹諸况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為苦也禮書亦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舊書秋足自適耳來教縷以貧為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荅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歸來頗覺鄉俗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此苟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不如且伸看之為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似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却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

苦見得如此今說得太高纔經挫折便就萎靡却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某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着對他不足畏也春初早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可壯也

已卯

榦自夏間為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憾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為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留一個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新春和暖亦能一出否

榦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間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掛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束之高閣者近却有一二人真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

榦愚不肖過蒙眷子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

副期待之意尚靳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
長者於衆山之中以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
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七

書七

與李侍郎夢聞書

榦服職淮壖幸未汰斥仰藉台庇知感知自去
秋之末眠所職洎沒應酬冬間感冒幾與世隔
又其間有小齟齬不敢拜興寢之間非敢怠也
每得孫行之正字書具言侍郎所以顧念之意
甚至尤切感激榦資稟頑鈍拙於處世致勤台
念尤劇皇恐駑鈍之資於世事都不通曉一行
試吏恪守父兄廉勤之訓諸賢過聽以為有才

使佐邊州受命以來不勝悚懼冒昧此來自之
所見與平昔之所聞於師友者大異白面書生
固不曉邊事然載在方冊其本末源流昭然可
考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
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
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
軍之死命却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
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
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

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惘
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今所謂守邊者亦何必侍從臺諫之論薦宰執
之所親擇哉雖州縣一吏亦可為也不過簿書
期會之間而已彼知管范羊陸為何事哉幹之
向者所以憚於一來亦自知其迂闊之見決不
能與世合也初亦甚以為駭今則頑然聽其自
爾也然今日之事侍郎亦嘗略思之乎胡運之
衰人所共知盜賊四起人亦所共聞今每舉一
細事必曰毋致張皇千餘里之長淮皆蕩然如

無人之境而委寄於庸夫緩急安可恃邪紹興
之初虜勢方張諸賢建復讎之議流離死徙有
所不顧今守邊之事亦無有明白剴切而言之
此天下有識之士皆不能無望於侍郎也安得
一侍丞丈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 二聖蒙
塵 八陵廢祀此兩句不復敢出諸其口矣開
禧丙寅之事兩淮荆襄之生靈肝腦塗地十室
九空有人心者亦當為之動念也侍郎家世忠
孝而江西平賊之功又已試之效此擔恐不容
好避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故敢冒昧及之幹大

病之餘氣血衰甚歲前一至歷陽鞠獄旦夕徧
淮根巡視守把即至金陵總所稟議亦須參謁
制帥入幕之事非所敢望也 安豐

幹自知踈拙不敢萌一毫寸進之念金陵贅負
方挈賤累為久安之計忽蒙除郡之命自念踈
遠何以得此吹噓之賜端有自來感激亡已聖
賢相逢公論昭著尺寸之長尚有可採輒破去
前例不次而用之朝廷何負於士大夫敢不勉
竭駑鈍以圖報塞漢陽為郡雖小國寡民然實
吳蜀往來之衝武昌唇齒之國無漢陽則武昌

亦不能以自立矣丙寅丁卯之事餘適在武昌
親見其事武昌官民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
安否向使虜人數騎抵大別則武昌不攻而潰
矣其不至漢陽者幸也然其為郡最小事權最
輕郡無城郭郭內之民僅千家有兵二百人八
月給米五斗多者一石朝來暮去若客旅之視
傳舍郭外沿江之民幾二千家皆浮居草屋視
水之進退以為去住夏則遷於城之南冬則移
於城之北若鴻雁之去來每歲二稅所入不及
中州大邑之一都官吏請俸僅及中州三之一

騶從不備往徒行以是仕者憚來闕負殆半
如此何以為國由是武昌視之若屬邑然而此
邦官吏又不克自振其為衰陋未見其比也餘
視賤事已兼旬首集郡兵而第其強弱倍支廩
粟以活其家校其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
卒始有固志自是嘗有應募而來者矣同官亦
量其所得之多寡而優恤之與同甘苦百姓不
問其已經縣未經縣已結絕未結絕應有詞訴
一聽其來而曲直始有所伸民心安官與兵各
得其所方漸有州郡氣象但土地褊小雖滕文

公之賢亦不能以為善國也。妄意亦欲有一二
興創勢，須洞究本末，然後敢請于朝。亦惟藉侍
郎稟言之重，庶或不至於掣肘也。但資質庸下，
精力衰憊，恐不能仰副朝廷責望之意耳。尚幸
有以警策之。漢陽

翰久不拜，隸人之敬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
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
力決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
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遊，其令孫從官於
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

之高下，以為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
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尚餘一章，更容相度也。翰
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
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
惟先君不事生業，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
自活。翰之所以黽勉從官者，亦為門戶之衰替
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為門
戶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躡亦豈
不願奔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頽莫，精力衰弱
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閭，凡十五年，先君尚葬

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
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
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
名勝遊既冠而執經於晦菴先生荷其一見便
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
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為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
從之計其屬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
今先師之亾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東遺書
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
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
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孳累然一行
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
日上祠祿之請蓋為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
了門戶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榦亦得以婆娑
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
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為請築城
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
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
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
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

吳漕乃故舊綦總尤相愛為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為為肉孔子之出處人尚疑之在榦則又何怪既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况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為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興國趙守持本踏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為求去之計盖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己也趙娶晦菴之女孫於榦已為姻黨之親榦之長學生又與為友婚監司按察州郡在榦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

尚幸侍郎力為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榦等輩何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為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盖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朝廷若畀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喫乃為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幫請尤感周旋之賜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

榦離里中之日拜領台榦之辱抵郡視事之三日又蒙專人寵頒誨墨謙尊下逮捧讀感悚榦衰病不才奉祠還里便已為終焉之計與郡之命初亦未敢祇受尋聞制閫之命屬之一代偉人榦復得託在按臨之下是以不敢復辭初亦欲取道金陵求聽約束而後行又恐在道日久且或議其有所干請遂不果如所願得中都親故書亦知台慈軫念欲置之幕府榦識見淺陋亦何足以當此然既在部封屬吏之末則凡有所見所聞自當詳悉吐露亦與入幕無異顧嘗

平居以息則今日之事誠不得不慮所以處之者亦誠有所甚難新虜有崛興炎炎之勢殘虜殘寇有遁逃衝決之虞羣盜有分裂割據之憂邊民有乘時幸亂之意一動則百變交起其將何以應之雖朝廷安靜國祚靈長誠有可恃然中原雲擾豈能終無變哉特緩急異耳國家素以仁厚立國所以治安三四百年然其弊亦以是而失之太弱東南風氣亦不若西北之勁秦氏倡為和議而忠義之心益以消沮今欲鼓而作之豈易事哉朝廷起尚書於士論所共服之中

自可以談笑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其所施行必有出於世俗謀慮之表如幹輩安能效涓埃之益哉然尚書之所以顧念者不啻如子弟骨肉則區區鄙見亦不敢自默大抵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句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今國勢之弱甚矣兵不素練財不

素蓄人才不素養舉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氣象而欲禦此大變邪當此任者非大有以更張之乃欲一切聽命於人以參苓甘朮即愈沈痾九死之疾未見其可也儒生之論迂闊而不可行俗吏之論鄙近而不足行惟尚書超然遠覽起至強於至弱之中致至富於至貧之地使前所謂四可憂者皆望風畏懼而萬一有乘吾之虛而吾必有以制之庶乎其可也今之爲制帥者或以好殺而失人心或以偷安而不厭物論天下之望尚書者不但兩淮之

兩路而已况廟堂之於尚書亦可謂相知之深者惟在我籌度利害使其足以壯國勢而消外侮毋陷於儒生俗吏之言亦當無不聽從者矣冒昧僭率皇恐死罪

二

榦被命此來視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拜書到此又以冗擾而不敢拜書又以到任例修啓劄之常禮至今方能辦方敢敬陳悃悞龍舒素稱佳郡今乃大不然闕正官日久倅甚賢同官以其攝事之故玩弛特甚兩獄繫囚無一

得其平者悉索案祖與之䟽理夜以繼日曾無少暇財賦失催縣道並不起解兩職官瘖老者不勝任少壯者不可任兩獄官或病心疾或已中風胡倅最賢又榦之故舊今又得郡而去乃以衰老之身當此紛擾此亦不敢自憚最是龍舒處地四平謂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經信陽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無城郭之足恃楊通老僅能葺理子城亦未嘗包砌市井皆在子城之外亦復何益開禧間張軍大者以數十人徑造郡城如入無人之境無城故也累政將官錢

妄用而不思築城亦可謂無遠慮者舒雖近江而蘄黃又在舒之南蘄黃尚有城而舒獨無城可乎幹已託同官相度旦夕開具申稟幹昨乞築漢陽城而朝廷不從蓋以非要地故也然人之一身必有衣服一家必有墻壁旣曰州郡豈可無城若無城則米糧不可積積之是資盜糧也器械不可修修之是借寇兵也如此亦何以為郡耶沉張軍大之事曉然可見豪傑之見覘者未必不垂涎也此則賴尚書力賜主張一郡千里之幸也幹以拜書遲緩不勝惶恐又以初

交事詞訴紛々然不容坐視申稟草率惟尚書視之如子弟之寫家書則庶幾免矣

三

幹投老此來所恃者有制使尚書知愛之厚耳安慶素稱佳郡及到此乃大不然楊國博則盡括諸邑之所入而邑至於不可為張舍人則盡括民間之所積而民至於不可活乃以羨餘獻之朝廷以自見其功是皆為父而推其子也子旣貧則父亦不可繼矣楊則專事姑息而錢費於不必用張則專務興造而錢費於不當用今

則郡計索然矣軍糧常欠數月則其他可知其最利害者則郡無城壁往者張軍大以數十人之衆如入無人之境尚不之鑒楊僅能治子城之壕民居皆子城之外張則朝廷行下令其築城乃為浮言以沮之書生不知事體無遠慮乃若此榦靜思一郡之大所以保生靈而為江南之屏蔽莫急於此與同官計度與民居商議皆以為然亦欲半年之間可就其所申述具見公劄望尚書力賜主盟力申朝廷便從其請千萬幸甚今最急者欲得一壕寨官并曾經築城軍

兵二三十人前來使喚今有一劄且以修北峽關隘本府城門為辭欲望劄付池州軍下火急差撥應副使喚所請於朝者甚微特三十萬緡其餘者皆郡元椿之錢耳惟尚書力為之言一郡幸甚殘虜狂悖此天速其止耳然彼之止與不止皆吾所當慮也前書所陳屯田義甲兩事斷然可行不富不強何以為國今之擾之只得委之廬帥或委大軍數千人以禦之不可輕進虜人多詐一墮其計則士氣沮喪兩淮安危在此一舉吾之所以長久規模則又不可以此廢

而不講今雨水如此彼豈能為吾患秋冬間必
須大擾則義甲一事不可不早圖之也築城一
事朝廷見從則榦尚可留然其專輒若此朝廷
必不見貫若貫其罪而不從其請則榦決不可
留只得引疾東歸便當以黃冠野服從制使尚
書於金陵與諸公上下其議論或能有一得之
愚可裨末議

四

浮光之警或是北方羣盜或是殘虜皆未可知
但彼以二三千人來擾吾邊而吾未免起大軍

而不講今雨水如此彼豈能為吾患秋冬間必
須大擾則義甲一事不可不早圖之也築城一
事朝廷見從則幹尚可留然其專輒若此朝廷
必不見貫若貫其罪而不從其請則幹決不可
留只得引疾東歸便當以黃冠野服從制使尚
書於金陵與諸公上下其議論或能有一得之
愚可裨末議

四

浮光之警或是北方羣盜或是殘虜皆未可知
但彼以二三千人來擾吾邊而吾未免起大軍

事之可驗者也惟尚書審圖之幸甚幹輒有私
禱前書已略言之矣龍舒為郡財最匱乏楊通
老為之最得善為郡之名然壞此郡者通老也
此郡財賦全藉租稅既不通江則舟車不往來
何緣得從容通老適當軍興之後人家交易頗
多以是投印契日收千餘緡乃不為長久之慮
恃其多貲欲以自見而獻其羨餘於朝廷張敏
則繼之又耻其不如前人悉按簿籍盡追索人
戶契照然後別造簿收割以此人戶亦無一紙
白契不來投印以此財賦之羨與通老等亦獻

二十萬以自見由是百姓遭竭澤之擾而不聊
生矣二公者財賦雖羨而不為長久之計一郡
之大漫無城池之可恃而可以為郡乎陳郎中
繼張敏則之後當早歎之歲所積之錢皆耗於
招納流移大抵迂闊類於吳勝之所入既不及
二公而二公所積悉已耗矣榦適承其後視事
之日便為築城之謀而郡帑乃如此前書所陳
想尚書亦深然之榦已一面興工燒磚鑿石收
買竹木只俟朝廷給降錢物便可興工修築秋
晚可成則今冬無慮望尚書痛賜矜念若朝廷

堅不從則望尚書軫念惟蓋之舊為榦作轉身
計得早歸田里不至在此誤生靈也欲言千萬
安得一至尚書之側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
更有少稟淮民困於起夫甚可念此皆平日無
措置倉卒只是擾害百姓便有措置亦多不中
節卒不免為百姓之害近漕司令起一萬八千
夫運廬州米此最為害已具狀詳懇望賜施行
幸甚

五

邊事不寧想尚書措置籌度良勞前屢聞捷報

亦深以為喜適聞二十七日三統制之敗極為
寒心大軍自是不足用但可張聲勢耳今乃深
入以取敗衄是何輕率如此聞有制幹者實主
其事想是後生不曉事欲以是取功名耳尚書
今作如何主張以幹之愚莫若養威持重牛酒
日至以作士氣分據險要以防衝突以吾之逸
待彼之勞彼雖得一勝然所損亦多切不可又
復輕舉也暑氣漸熱彼未敢深入但秋高馬肥
誠為可慮此兩三月之間早作措置增兵聚糧
廣納計策收用老成相與圖事不可輕信後生

之言以敗吾事至望至望幹目今汲汲為城壁
之計然費用不貲未必可就便使城成亦無人
可守攻既不可守又不能為之奈何亦只得盡
心力而為之耳漕司運糧一事督感可畏幸得
使司行下免差百姓歡舞但計臺必謂幹實有
此請恐自此相治愈甚亦無可奈何便使罷去
亦是為百姓也嘗謂淮西一路監司太少合更
置一提刑舊龍舒可乃提刑置司之所今以一司
兼倉憲坑冶四司之事又安得心力可以幹當
而使之中節耶方今邊事不寧莫若於兩路各

添一憲擇老成有膽氣才略者為之使之措置
守禦亦尚書之一助也蓋彼可以往來諸郡相
度事宜為吾之羽翼也今計司事冗州郡刑獄
屢申不報良以為苦此一策尚書不可不力言
之如曹簡夫之類皆可使居是任也幕府更須
求人日夜計度專人布此率略皇懼

六

淳光之警言今已兩月矣但聞豐帥之除稍足為
宗社慶其他皆未見有所施行足為秋高之備
者又不能不以為懼今日之事且先見得大體

如何來或和或戰尚有可得商量今日決然是
戰無可疑者前日虜人據有三分之二吾又括
江南之財賦以充歲幣故屈已求和彼必見聽
今既彼為韃靼所驅失其巢穴豈肯甘心處河
南數州之地哉其垂涎兩淮以廣其境土者非
一日也今吾又絕其歲幣則彼之決於一戰既
無可疑吾亦不得不與之為敵和既不可則其
勢必不可以不戰此大體之最易見者也大體
既定則凡所謀畫無非為一戰之計幕府盈庭
之論謀士借箸之言可以戰者從之不可以戰

者却之依違不決尚守屈已之論者斬之朝廷
百姓同是此心同是此見然後先自朝廷進君
子退小人延納忠謹之言斥逐和佞之語凡前
日苞苴奔競之風阿私朋比之習嚴行戒飭使
朝廷清明天人悅豫然後有可以進取中原之
實於是下哀痛之詔其言 二聖 八陵之痛
與夫屈已求和之辱開禧丙寅兩淮荆襄生靈
塗炭之苦以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則朝廷之氣
振矣其次則制司亦以至公盡誠感動人心非
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毋事空談大軍之

不足用久矣悉驅之淮上擇良將以御之擇其
怯懦者戮之勇敢者常足亦未見其不可用也
武定軍人皆以為可用然以今日招武定軍觀
之則亦未必得其用也蓋武定軍者本沿淮有
產稅之家向也為虜人所逐遂結為屯寨以護
家口或一二千人或數百人已而無以為食遂
互相吞併殺戮攘奪不可禁遏朝廷急招之以
為忠義軍於是相率而應募彼非樂為軍也特
欲藉官中之錢米以自活耳已而改為沿淮又
已而改為武定講解之後人皆有成散之心

蓋其元有產稅謂之戶家故不樂為軍而樂為
農也今乃欲招之為軍則不過得其大不得已
者耳其稍從容者決不敢就也不若便行下諸
處使之自行招集結為部位擇其頭首人命之
以官使部轄之但使之守護鄉井一旦有急則
調發應援一聽官司之命庶幾稍從容者皆樂
為吾用矣如虜中所謂千戶者想亦如此也大
軍好與武定等人爭只是武定人權太輕若武
定人如軒如夏之類使之自為一軍則大軍不
敢陵之矣武定固可用然亦不可執一也嘗觀

後唐末年事力亦已竭矣世宗取兩淮所遣策
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也今以吳蜀之地
而兵勢寡弱乃如此可不早為之圖乎自大軍
武定之外更合招募敢死之士於江南諸郡得
數萬人自為一軍悉起諸郡配隸之人得數千
人亦自為一軍各擇人以將之悉屯之兩淮要
害之地則吾軍稍張矣財賦亦不難辦當此危
急之際天下之財皆吾財有道以取之則人孰
不樂輸哉古之立大事建大功者曷嘗拘孿顧
忌而有為哉但此等事須是愛日而早圖之不

可憊。秋高馬肥束手無策大事去矣。又有一說軍政不講久矣不可不早圖。亦不足深恃中原遺黎引領以望王師之至。有年于茲矣。自虜人南遷則酷用河南之民為尤甚。幹在安豐見有士人徐師點欲結集淮民以取壽州。乃是壽州城中一富室先為此謀以告吾境淮邊百姓高德已有定日矣。偶爾敗獲事不果。就後來探知不特壽州為然。汝穎諸郡皆已願從矣。想今日淮北之民欲吾歸者又當甚於前日也。今但呼淮邊一二豪傑論以此意使淮北之民先自

壽州始能以壽州降者即以壽州之守命之。然後以武定大軍為之擁護。吾得一州則彼失一州之事。以漸蠶食之不用寸兵尺鐵而中原可復。虜將救死之不暇而暇謀人乎。此策之最急者也。聞京西已得其桐柏毗陵兩縣矣。願早圖之。制司欲招武定人更有一策。向來武定頭目人今皆補官多在江南州郡。此間亦有兩人便可按籍悉呼至制府與之商議。仍令見任處州郡解每月請給以與之。更以禮貌待之。添與請受此數十輩皆可擢之以當主將之任者也。如

軒如夏皆其徒也王辛亦是一人之數此尤不可不便施行也亦有因一二小事竄在他處者霍丘縣有一典押開禧間結集人以禦虜後立功補官為李制帥竄逐不知今在何處投拭而用之當得其死力也又有李明兄弟見在合肥皆真可用之人也此乃招武定最急之策不可不便施行也聞幕中議論亦不一更宜招世所謂賢者聚之於書院與之議論可也幹此間已興工築城只用民兵廂禁軍弓手寨兵力不足則未免資之僧道寺觀人未不足則未免以產

錢高下勸率人戶度至裁秋冬之間可辦觀不要更望朝廷之錢也城磚諸邑增修軍用但皆經由大江非大舟不可載欲就江池兩軍各借馬船兩隻并兵相往來稍般載輒具公歌狀欲乞施行千萬幸甚

依宗刊略補字缺字 汶封二月望記

